

# 青川县文史资料

一九八八年 第一期

(总第十期)



刊头题字 张秀燕

目 录

前 言

乔庄大沟村苏维埃干部牺牲前后

先父任宰治生平事略

青川储蓄、保险史上的最早活动

李志秀 口述

黄素约 整理

任旭光

张锡兴



## 乔庄大沟村苏维埃事迹

### 干部牺牲前后

李志秀 口述  
黄素均 搜集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红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一部从沙州直抵乔庄，击溃了乔庄以杨保善、姚德成为首的反动地方民团，准备向大沟村以北西悬马关方向挺进。有一部份红军驻扎在大沟陡家山的史家梁豁上。亲切地叫我们“同志哥”、“同志妹”、“同志娘”。我们许多受苦人都积极地帮红军做事，有的背晒席帮他们搭帐棚，有的碾米推磨送粮上山，妇女们帮助红军洗补衣服做鞋垫。红军来时，保长刘善皮，甲长王登举和村里几家发财人都跑到老林中躲在岩洞里，有时半夜摸回来拿一些东西又偷跑到老林里躲起来。

国民党的部队从碧口来到李子坝的切刀梁妄想阻击红军攻打悬马关。驻扎在大沟村陡家山史家梁豁的红军，把枪口对准李子坝方向的敌军，敌我双方日夜交战，枪声不断，山梁上，硝烟弥漫。

红军尊老爱幼，亲如一家人，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男女老少积极行动，支援红军打击敌军。当时，大沟村的发财人跑了，我们把他们的粮食背出来，在史家河坝的水磨房架起四石磨，日夜推粉碾米，给红军背粮送菜的人川流不息，山上山下欢声笑语，革命歌声和民间山歌此起彼落，一片新气象。我的母亲早年守寡，我们娘母二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日子。我丈夫王国堂，当时二十几岁，靠“背脚”挣几个钱来养活我们。红军来了，他当了送粮营长，积极组织群众给



打了。把他们拉到苏维埃所在地吊在<sup>吊</sup>坝子尹家院三房的楼门上，乱棒打死丈夫王国堂和母亲全身是伤。还乡团的人正打得正劲，来了几个国民党<sup>的</sup>败兵，问他们打的是什么人，王国堂以为是红军来了，忙说：“红军同志呀，快救救我，我是苏维埃的游击队长王国堂。”匪徒们说：“咳咳，这个家伙是霉老二的游击队长，（当时敌军称红军为霉老二）该打，给我往死里打。”那时，参加还乡团的人有王登华、王玉贵、王玉春、何木、张登元、欧世全等人。我母亲已经四十六岁，早被他们打伤了。他们以为母亲死了，就把丈夫王国堂拖到乔庄街上从现在百货公司对面的水巷子出去，走到田坝里，从他背后连开几枪丈夫王国堂就这样死在还乡团的手里。

在还乡团的人打死丈夫王国堂和母亲时，我趁他们不防，忙摸着小水<sup>沟</sup>溜出门口，一口气跑到小沟八爷庙的江家房子后面，那里有一个浸水塘，我就在塘边的一棵大树下躲了三天三夜。后来，回到家中，妈和丈夫王国堂不知下落，家里的一切都被还乡团<sup>打</sup>得稀<sup>稀</sup>烂。我一个人哭了好久，没有办法，就问大河欧齐松的母亲，“表婶，你看到王国堂和我的妈了吗？”，欧齐松的母亲说：“你还有脸来问我，你把我们的粮食都给红军背去了，我没找你算帐就算松活你了”。我在她家门前又哭又喊：“妈呀，你在那里啊！”谁知母亲被还乡团打<sup>死</sup>了，还乡团的人把丈夫王国堂拉走后，母亲就<sup>被</sup>拖到欧齐松家的牛圈里藏在谷草堆里面。她听见我的哭声，忍不住地喊：“志秀，妈在这里呀！”我忙在牛圈里把母亲拖出来，她<sup>全身</sup>是伤，我把妈背回家，



## 青川儲蓄、保險史上的最早活動

張錫興

解放前的郵局和大多數郵政代辦所自設立後即已辦理小額匯款，儲金業務開辦甚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青川正式成立郵局後一九四四年一月份起兼營了儲金匯兌業務和簡易人壽保險。一九三〇年，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另設郵政儲金匯業總局於上海，並在南京、漢口設立郵政儲金匯業局，專管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其餘地方各地郵局經營，郵政儲金匯業總局指揮監督，由各郵區管理，冀圖從大勢發展儲匯業務中搜括人民財富。西川郵政管理局於一九三〇年開始舉辦儲金業務。一九三二年，全國郵工以郵儲人員待遇各殊和以郵養儲的方針破壞了郵政經濟的統一與發展，反對單獨成立儲匯機構，發起以“并儲”為中心的“巩固郵基”罷工運動。國民黨政府被迫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將郵政儲金匯業總局改為郵政儲金匯業局，歸郵政管理局管轄。一九四〇年四月，儲匯局從上海輾轉遷至重慶，以四川人民為主要搜括對象。省內各地的儲匯專業機構迅速擴展起來。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借口籌集戰費，推行所謂“國民節約建國儲金活動”。一九四一年初，便指定儲匯局為主要推動機關之一，加強組織管理，以便進一步搜括人民資財。七月，成立西川儲匯分局。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川郵政管理局貯儲字通令第二零五號抄發了郵政儲金匯業局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修正章程

一九四四年一月，储汇局为了便于四大家族扩大推行金融、工、农、商业的独占政策，一面重新划分财务帮办与分局经理的职权范围，在储汇局的统一策划下，财务帮办专管邮区的储汇工作，分局经理专管分局系统内的储汇工作；一面扩充机构。二月，将西川储汇局改组为成都储汇局，并先后在内江等地成立办事处，其余邮局的储汇业务也逐渐成为主要业务，办理储汇的机构也随着邮政局、所的增加而相应的扩展。

青川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建局后，局长吴大受曾以“青川局开展日期内字第五号报告，并请转饬储金帐簿、印花从速发青川以便使用”，从此青川局于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到解放期间，正式开办了邮政储金和简易人寿保险业务。其储券分为甲乙两种，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二百元、三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八类，并规定储蓄存款的年限，最短为一年，最长期限为十年和不同年限的计息比率。一九四四年，西川邮局下达青川储蓄任务二百三十四万元，其中有三十一万元系青川县党部批准之党员储蓄（旧币），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四年中，国民党政府在青川采取所谓“国民节约美国储蓄活动”的手段搜括民财高达一亿八千五百二十五万余元（旧币）。同时，从一九四四年一月份起，青川邮局还开办了简易人寿保险业务，规定了一年定期寿险费率为：（表附后）

解放后，青川邮局的人寿保险业务移交青川县人民银行办理和结算，邮局不再办理储蓄、保险业务。

## 先父任事治生平事略

任旭光

先父任宇治，祖籍安徽省砀山县东关北村，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木工家庭。幼时家贫，抱饥肠以求学，和糠菜而度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就读于徐州培心中学，受爱国思潮的启迪，积极参与抵制日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同官府谈判。由于他思想激进，斗争坚决，为腐败当局所不容，被勒令收整，后被开除学籍。父积恨于心，致使一目失明。

父返乡后，曾先后在七神庙小学校，私立育英小学校，县十七小学校任教近五年之久，后积资深造，就读砀山师范。一九三二年又入山东滕县神学院，一九三五年毕业，取得学士学位。

父毕业后，先后被派往海州市、连云港市和灌云县杨楼基督教会担任牧师。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入时，外国人令先父书写欢迎日寇标语，父以民族尊严不可侵犯，坚决不做辱我中华民族之事，执笔砸砚，与外国人大吵大闹，屡遭贬斥。先父气愤之下，辞去牧师职务，放弃教会优厚待遇，回家从事教育救国，先后在县图书馆、赵庙中学任主任和教师。

一九四七年，赵庙中学因有地下党活动被查封，父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回家务农经商，经营油坊生意。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法币贬值，卖油收入的法币一文不值，致使油坊倒闭，负债累累，家资如洗，十余口人，生活无着，全靠亲朋接济。

一九四九年初，为生活所迫，携眷属八口赴西安谋生。同年十二

月经西安教会介绍，到四川省青川县白水镇基督教教会当牧师。解放后先父积极响应“三自”号召，不要教会资助，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以行医开药店为生。一九五三年以后，被接受为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成员，统战对象，并多次选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川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国家大事。一九五八年合作化高潮时，先父带头响应党的号召，组建白水联合诊所，并任该所主任。

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一年摘帽，一九七〇年退休，一九八〇年彻底平反，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一九八七年三月返故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因病卧床，经治无效，于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晨八时四十分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

先父逝世，全家悲哀。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父爱党、爱国，振兴中华之遗志，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红军背粮上山，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我的三爷爷李玉堂，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他们虽然年轻，但是辈历高，我们叫一爷爷。二爷爷和三爷爷世代受劳苦，念过私塾，能写会算。他们积极帮红军办事，写标语、写传单，红军经常召集他们开会学习，他们眼睛亮了，觉悟高了，坚决跟着红军闹革命。红军来了将近二十天，就在吊坝子（现在大沟二队），保长刘善皮的儿子刘中平的房子成立了苏维埃，选我的二爷爷李玉全为主席、三爷爷李玉堂为副主席，又选我的丈夫王国堂为游击队大队长。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和欧世贵的母亲，尹善堂的女人，还有其他的妇女，天天上山帮红军煮饭、缝补衣服。在山上和红军一起吃午饭。每次吃完饭，红军都亲切的问我们：“同志嫂，同志妹，你们吃好了吗？”我们下午回家时，红军又说：“同志妹，同志嫂，谢谢你们，你们明天来，给你们分衣服。”记得红军分给我了一条红布包头，我用了十几年都舍不得丢。晚上，还有好多老乡在山上和红军一起聊天，唱歌，说说笑笑，真是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二十几天以后，在大沟村陡家山史家垣豁上的红军转移到四沟向黄坪方向进发。红军是半夜接到紧急通知走的。我们在家里睡，不知道红军走了，第二天一早，又仍然背粮上山。到了山上，没有看见红军，只见老乡们都往回搬晒房，有的把自己的锅搬回家去。

红军刚走，藏在老林里的发财人回寨了，大喊大叫“齐团”、“齐团”就是组成还乡团。还乡团回来了，以十倍的疯狂报复我们。第二天，鸡还没叫，我家的门外许多人大喊开门，我们衣服也来不及穿他们就把门打烂了，涌进屋来把我丈夫王国堂和母亲（文氏）用绳子